

“美到窒息”质疑

王纪人

在网络上曾见过“美到窒息”或“美到令人窒息”的短句,虽觉别扭,也没太在意。心想无非是故作惊人语,吸引眼球罢了。然后发现在媒介上使用频率竟渐渐多了起来,眼见要成为今年度的流行语了,便觉不爽,不得不说几句仅供参考。

美与真和善一样,在人们心目中一向有着颇为至高的地位。如果要形容一种至高的美,完全可以用“美到极致”来赞叹。当然“极致”也可以用其他的词来代替,但万万想不到竟然可以用“窒息”来赞美。

在网络游戏中,“美到窒息”其实是来源于网络游戏衍生出来的用语。但那时还没与美挂钩,“令人窒息”仍有让人感到呼吸困难的意思,用来吐槽或者赞扬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游戏操作方式,如反向放大、绝地求生等“骚操作”。起先“令人窒息”这个组合词只是在游戏圈内流行,后来便出圈成为网络流行语。正如有的阐释者说,“常用来形容当遇到某种让人大跌眼镜、一脸蒙的事情时发出的一种表示震惊的状态”。于是“美到令人窒息”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



可见“美到窒息”一类说法,是从网游到网络用语近亲繁殖的结果,其间“窒息”的本义发生了断崖式乃至清场式的蜕变。一位倾向于这种语义置换的阐释者说,在网络语境下,它的含义得到了扩展和创新性的应用。但我并不欣赏这种完全摒弃本义的所谓扩展和创新,尽管语境确实会改变用语再进一步改变语义,但不会完全割断。所以阐释者也不得不承认:“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用法比较非正式,主要流行于网络社交平台 and 日常口语交流中。”我不反对网络语言可以保留一席之地,以适应语言发展变化的需要。但并不主张让它从统一的语言规范中独立出来,完全失控不受制约。即以“窒息”为例,无论引申或比喻,都不可能与原意南辕北辙。如鲁迅《书信集·致胡今虚》:“年来所受迫压更甚,但幸未至窒息”;巴金《新生·四月十五日》:“为了免得这追求光明的呼声被黑暗窒息了,所以我们只能叫得软弱一点。”白话文中的“窒”和“息”,“窒”意为阻塞,“息”表示呼吸,合成“窒息”,就表示呼吸阻塞。而且用来针对压迫和黑暗,这才是恰如其分的扩展和创新性的运用。而说“美到窒息”,除了贻笑大方,又何来扩展和创新?

相对于前述用窒息来形容美且正在流行的网络

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热饭加冷水,后者是冷饭加热水。

江南人嗜米。在浙东河姆渡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遗迹,不过苏州无锡的人都觉得盐城射阳等苏北地区的大米优于苏南。苏州人也习惯吃泡饭,还有平望酱瓜、嫩姜片、虾子鲞鱼等颇有情致的“过粥菜”。有人说,苏州的吃食,长着一张从未受过欺负的脸。

泡饭是以前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人早餐因陋就简的产物,早晨上班、上学时间紧,分秒必争,泡饭应运而生。隔夜冷饭在沸水中一滚,水米分离,不似粥那般黏糊,倒也爽口,如果有点饭焦香味,则更风味倍添,是苏浙沪人的灵魂食物。

小时候我家吃泡饭需用水煮开,冷饭倒入刚烧开的水里,再煮一下,水一沸腾,立刻关煤气。米饭颗粒分明,汤汤亦热腾腾清爽,呈淡淡米色,配块干煎带鱼、几根萧山萝卜干和一碟苔条花生米,很是落胃。不过我们这代人早餐已是黄油面包加牛奶咖啡的时代,晚餐也不吃泡饭,吃泡饭是一种调剂。说吃泡饭长大的,往往是上海人的自贬。

煮泡饭要用好米。东北盛产大米,但东北没有泡饭,却有苏浙沪泡饭的“姊妹版”:水捞饭。听说东北人夏天就爱吃这一口:把蒸熟的米饭趁热过几遍凉开水,冲走大米里的黏糊。然后米饭盈盈地泡在清水里,清凉解暑,十分爽口。东北水捞饭与苏浙沪泡

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热饭加冷水,后者是冷饭加热水。

江南人嗜米。在浙东河姆渡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栽培遗迹,不过苏州无锡的人都觉得盐城射阳等苏北地区的大米优于苏南。苏州人也习惯吃泡饭,还有平望酱瓜、嫩姜片、虾子鲞鱼等颇有情致的“过粥菜”。有人说,苏州的吃食,长着一张从未受过欺负的脸。

有天在小区里讨论苏州人与无锡人的区别。友人周说:无锡人不太重视表面功夫,他认识几个在上海的无锡老克勒,普遍的特点是穿着都不考究,只是干净,喜欢吃。他们新派,来上海是做实业的,而苏州人考究,是用来提供娱乐的。友人路说,无锡人更像美国人,苏州人像欧洲人。而我记得,苏州人是侧重审美的,无锡人是侧重实用的,就像无锡人往往是用几片香菇和油面筋过泡饭,颇具营养价值。但是上海人、苏州人、无锡人都是吃得惯泡饭的,泡饭是他们的公约数。

绍兴人也吃泡饭,烹法大同小异,最常见的泡饭配菜是腐乳,绍兴人称霉豆腐,尤爱醉方和红方。醉方添加红酒,红方添加红曲。与绍兴人不同,苏州人喜欢的腐乳品种是糟方、清方与酱方。

宁波人的泡饭里常常加入年糕片、青菜或奉化芋头,营养和口



语,我更愿意引用两位中国现代美学先驱者的话作为对照,虽然他们的话似乎不再流行,但与正在流行的话相比,其高下便可立见:

宗白华: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

朱光潜:美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传统的体现。

前者侧重于个体生命的观照,后者侧重于群体精神的观照。两者合一,才见出充满丰富生命力和希望之光的至高之美。

一座城市是否有魅力,由多种要素决定的,其中,文化的魅力是不可或缺的。而文化的魅力,来自于被人信赖、惠及长远的文化品牌的构成。

什么是文化品牌?表述有多个角度。我认为,文化品牌必须应有以下特征:形成人们津津乐道的有益话题,与众不同的智慧创意,跨越时空的美学张力。总之,是人们文化需求时的第一记忆。

文化品牌是靠文化耕耘者和受众共同创造的。打造文化品牌需要格局、专业和坚忍不拔。这些年,我多次去延安创作或讲学,其中,每次前往,无论时间长短,我必登宝塔山感受一番。记得,在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我率当时的东方电视台团队在红军长征胜利会师地延安,创作了一台大型纪念晚会。其中,一个重点创意就是将夜色中宝塔山上的宝塔在漆黑一片的黄土高原上熠熠发光、永久闪亮。它吻合了中国革命“一盏明灯”的红色喻意,又为延安创建了一个全天候的新文旅空间。据悉,上海全额援助的这一“宝塔亮灯”项目,已成为夜游延安的首选打卡地,也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品牌,市政府在现场竖立

一块花岗岩碑以示纪念。2022年夏,我有幸和当年参加这台晚会的著名艺术家、京剧泰斗尚长荣先生共同在延安干部学院讲课时,再次来到宝塔山,在此岩碑前留影,感慨再生。

今天,放眼上海,在城市责任担当和久久为功的炙热情感的努

泡饭有啥名堂

何菲

挑些酒香咸鲜的黄泥螺,有这几颗肉膏鲜嫩、余味悠长的尤物下肚才算落胃。而西北风一起,鳗鲞就挂起来了。银光莹亮的新风鳗鲞在寒风中凌霄傲雪,一天天油润透亮、脱胎换骨,待到清蒸后上桌,鲜美营养,变废为宝,是对边角料食材的最饱和利用。但似乎广东人更喜欢炒饭。广东的炒饭分干炒和湿炒,干炒的流派是扬州炒饭法,区别只在于或丰或俭的配菜,鸡蛋和葱花必不可少。湿炒的流派是福建炒饭法,相当于烩饭,有着浓稠汁液,看上去有点像“窄汤”的泡饭,配菜也随心所欲不逾矩。

广东人爱喝汤,连汤带水的汤泡饭是寻常吃食,虾头、菜粒等同煮,末了抓一把脆米,鲜美营养,变废为宝,是对边角料食材的最饱和利用。但似乎广东人更喜欢炒饭。广东的炒饭分干炒和湿炒,干炒的流派是扬州炒饭法,区别只在于或丰或俭的配菜,鸡蛋和葱花必不可少。湿炒的流派是福建炒饭法,相当于烩饭,有着浓稠汁液,看上去有点像“窄汤”的泡饭,配菜也随心所欲不逾矩。

卤肉饭是中国台湾地区百姓

家住弄堂

邵子剑

来自懂事起,我一直住在弄堂里。我最喜欢的是弄堂的“仲夏夜”。家里拉出几条电线,搭上灯泡,一两张小桌子摆上煮毛豆、豌豆、花生,斟满啤酒或白酒,男人们赤膊上阵下棋、打牌,女人们摇着蒲扇闲聊,话题五湖四海,随时可以搬个小凳子加入。这时,我连动画面都不愿看了,就在人堆里转转去,吃这吃那,喊着姨婆叔伯,尽享热闹欢愉。阿三妈、老钱伯、钟爸爸、亭子间阿婆……我们并不知道邻里正式的名字,日常的这种称谓,一喊就是十几年。

时代渐变,弄堂里熟人日趋稀少,大多举家搬进了“新公房”。告别石库门后,似乎也没认识什么新邻居,和老邻居也失去联系。

再相遇,源自自动拨号电话,“你们这要拆了。”邻里再见时格外热情,“你是小宝?这么大了,都认不出了。”当年跑来跑去的小孩子变成了年轻人,中年人眼眼都苍老了,老人大多是公示栏里的房屋户主,我第一次知道他们真名叫什么,但有的后面加上了“已去世”的字眼。加上微信、拍些合影,感慨岁月,是重逢,亦是告别。

从弄堂到新型社区,城市化向前进,改善了生活条件,但回不去的是“吃百家饭”的岁月。何不重新拾起人和周围人的联结?城市的温度,除了治理者提供更为精准、更加周全的服务外,也应推动保留或者延续曾经属于弄堂的温情,人和人的联结。

保留或延续,需要各方共同奔赴。我们经历过的一场战役,涌现出许多动人故事,说明在城市中,人与人的温情,一直都在。重新拾起,无非是让这座更庞大、更包容、更便利的现代都市,同样拥有方寸间的质朴和纯粹、亲近和善良。



作品,大都采取简练、夸张的艺术手法,甚少繁复与累赘,张扬的是个性,表现了初生的华夏民族奔放不羁与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好多年前,我来到陕西咸阳的茂陵博物馆游览,立刻被霍去病墓前那尊雄健威武的“马踏匈奴”石雕像牢牢吸引住了。众所周知,汉武帝下令仿祁连山的形状为英年早逝的天才将领霍去病修建陵墓,在他的陵墓前放置了16件石刻艺术品,以表彰这位青年将领打通河西走廊、击垮匈奴、封狼居胥的赫赫战功,马踏匈奴就是这16件石刻中最出色的作品。只见一匹卸掉鞍辔的战马昂然屹立,它身体短粗,长尾垂地,腹下紧压着仰卧蜷缩的匈奴武士,尽管他左手握弓,右手持箭,但在战马四腿的压迫之下,动弹不得,神态慌乱,而战马则体现出睥睨一切、气定神闲的意味。“马踏匈奴”用简练、夸张的手法,雕塑了一匹威风凛凛的战马,以此象征骁骑将军霍去病,歌颂了他敢于战胜强敌与豪迈无畏的英雄气概。整座石刻的构图是简约写意的,并不强调细节,突出的是整体的艺术效果,气势雄浑,气韵生动。画家吴冠中先生称之为“量感美”。他在《我负丹青》一书中写道,1982年,他来到茂陵霍去病墓前,被“马踏匈奴”的雄伟壮丽所震撼,差点号啕痛哭,但身边有老伴,周围是如潮的观众,吴冠中忍住了,“我不敢哭。哭什么?哭它太伟大了,哭老鹰的后代不会变成麻雀吧。”

三星堆与“马踏匈奴”的艺术灵光,辉映了广阔深邃的神州星空。

三星堆与金沙文物,给予我们历史与文化的启示,又赐予我们一次难得的、独特的审美之旅。从艺术的角度看,包括三星堆与金沙在内的上古华夏的雕刻

十日谈

朱光 吴南瑶

我从世界各地挑选来的演出,在记忆里叠加,成为结实而深厚的构架。

我看上海文化品牌

责编:朱光 吴南瑶